



“执一不失”

【蛇年说蛇】

蛇年杂话

□ 李庆余

我的爱人属蛇,当别人问她是属什么的,她总是回答“属小龙的”。不只是她,还有很多很多属蛇的,都回答属小龙的。将蛇改为小龙,我质疑有些装潢之义,实属去些灰色多些吉祥相。蛇是人所恐惧的动物。网上曾流传这样一则消息,一名挖掘工用挖掘机施工时,挖到一条长十六七米、金黄色、长着冠子、张大嘴的百年巨蛇,蛇受伤后如一道闪光腾飞而去,司机却吓死在工地。读着这则消息,身上就泛“小米”,要是亲眼目睹,那种惧怕就可想而知了。我第一次见到蛇是上小学的时候,那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,一条红花长蛇从草丛中窜出来,昂着头、怒着眼朝我们袭来,吓得我们一边呼喊着“蛇、蛇、蛇”,一边抱头鼠窜,跑出去 20 多米远。有的吓得脸发黄,有的吓得腿抽筋儿,有的吓得瘫在了地上,幸亏一位爷爷赶来,驱走了花蛇,保护了我们。

人们对蛇的恐惧害怕形成了一种文化。我国俗语中提到“蛇”的,多半没有什么好意思,像“毒如蛇蝎”、“蛇蝎心肠”、“青竹蛇儿口,黄蜂尾上针”、“一朝被蛇咬,十年怕井绳”等,以致民间有“见蛇不打三分罪”之说。古希腊寓言作家伊索,写了一则《农夫和蛇》的寓言,至今广为流传,劝人们不要怜悯蛇,蛇伤人的恶习是不可能改变的。但世人之间也有不怕蛇的。唐代散文家柳宗元在《捕蛇者说》中说的蒋氏,祖孙三代为了用蛇抵交税赋,冒着生命危险,常年捕捉毒蛇,成为当地交口称赞的捕蛇英雄。还有,在广场上看斗蛇表演,看到表演者时而将长蛇抛出去,拽着尾巴转起圈来;时而把蛇缠在腰上、脖子上;时而拍住蛇的脖子,让其张开大嘴,露出尖利牙齿;时而将蛇放在地上,让其给观众作揖叩头。我想,斗蛇者是大胆的江湖侠客。

其实,蛇的出身是很高贵的。传说中的始祖伏羲女娲夫妇,都是人面蛇身之神。马王堆出土的帛画上,最高层的中央就坐着一个性别难以确定的人面蛇身神。在民间信仰中,蛇有许多神奇的本领,它象征着吉祥。龟与蛇相交在一起的玄武,就是吉祥的“四象”之一。蛇的经济价值很高。蛇肉鲜美,且有滋补治病之功。蛇皮可制作乐器及其他工艺美术品,还能治疗各种皮肤病。蛇胆是著名中药,可制成蛇胆酒和各种成药。蛇酒早已名闻中外,如著名的“三蛇酒”就是以毒蛇眼镜蛇、金环蛇和无毒灰鼠蛇三种蛇制成的,可治疗久患风湿瘫痪病、面部脚部浮肿、中风、半身不遂等。在民间文艺中,也有美丽的蛇传说。如家喻户晓的《白蛇传》,白娘子与徐仙的爱情故事流传千古,被世代代所赞美。

行止无愧天地,褒贬自由春秋。蛇只要遵守生存法则,将永远与大自然、与人类演绎和谐相处的故事。



悟在当下

□ 徐宏力

管子曰:“执一不失,能君万物。”意思是,掌握了“一”,就能控制“万”。德国学者黑格尔也说“在绝对中一切是一”(《小逻辑》),与管子的看法近似,只是晚了两千多年。国学中有很多永恒观点与普适命题,时间上超越历史,空间上超越国界。在《周易》中,“一”就是太极,太极生两仪,两仪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……

有了“一”,就有了“万”;有了“一”,就有了“一切”。高手入世,算法精到,四两拨千斤,做着不太累,人生超成功。没有比“一”笔画再少的汉字了,也没有比“一”被了解得再少的汉字了。笔画少,写起来容易,顺势被误认为容易理解。

比尔·盖茨只做了一件事,建立了微软,影响了当代人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。孔子只做了一件事,弘扬了儒家,影响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与表述方式。毛泽东只做了一件事,找到了解放中国的道路,没照搬苏联模式。邓小平只做了一件事,找到了建设中

国的道路,没照搬美国模式。人一辈子干不了多少事儿,越是伟大的人,做的事儿就越少,事儿少就有机会做精、做大。终生做透一件事儿,想不成功都难。

在哈佛大学还没毕业时,比尔·盖茨就触摸到了惊天感觉,他毅然放弃了世界名校牌子,辍学创业。早了,世上没这机会;晚了,他没了这机会。微软两个字都不起眼儿,“微”比小还小,“软”不如“硬”给力。但就因为灵光一现,比尔·盖茨便提前完成了此生任务,刚过 50 岁就宣布退休了。

普通人也有自己的“一”。工人的一手绝活,农民的两只巧手,士兵的三点一线,学生的四海志向。普通人如果能够把自己的“一”做到极致,也就不普通了。伟人最初都是普通人,成了伟人以后依然有普通人的性情,甚至改不掉普通人的毛病。

对于不同的人,“一”可能不同,或许是一项发明,或许是一种精神,或许是一次机遇,或许是一位贵人,或许是一个学说,甚至可能就是一句话。对于

“一”,人们有不同的理解。单一经营的企业家把“一”看作一类产品,多元经营的企业家把“一”看作一条产业链。只要能形成核心竞争力,产生不可替代性,保证认知者的生命质量,“一”就肯定在活跃中。

有些人没有这个“一”,有些人的“一”并不适合他,有些人的“一”太多,有些人的“一”总无序地变化。有些人干脆就没有“一”动力,循着生命安排行走,不是在活着,而是被活着。人生有许多规定动作,但最得分的是自选动作,落地了,也就活成了自己。

“一”不是小写的,而是大写的。人生聚成“一”,把一切收拢其中,放大包容性,这是接口技术,让“一”更丰富。本质上不属于我的一切都要舍得,简化自主人生,这是净化技术,让“一”更清醇。

道家透视了“一”与“万”的关系,正所谓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,万物归一。从一到万是发散,使人视野开阔,防止偏执与狭隘,有健动之力;从万到一是收敛,使人主题明确,防止焦虑与浮泛,有沉静之心。把握

健动之力与沉静之心,做人就活络,像台发动机;做事就稳定,像只千斤坠。

进入“一”的“一切”重度不同,急度不同,应该分量用力,分段用心。自己掌控人生,不跟着命运亦步亦趋,走到哪一步都盯住焦点。自觉人生,超越自在人生。

早找到“一”,早主动;晚找到“一”,晚主动;找不到“一”,不主动。追随着谋生目的走了很久,有一天,你可能突然明白了最有价值的“一”是什么,此前的积淀会在这当口喷涌而出,使你成为大器晚成者。末班车也是车,蹭到车里,偷着乐吧。有人一辈子都没搭上便车,只低头拉车,不抬头看路,无可奈何地生,稀里糊涂地死。

人生的“一”是由四个缠绕要素编排出来的:主体的优势与劣势,客体的机会与威胁。四要素坐标定位了你在什么时候,在哪些条件下,做什么最有可能成功。倚凭环境,优化自己;借用条件,深化自己。

唯一的选择,专一的运作,第一的结果。

架媳妇

婚车到男方村子后,新郎要到新娘的车前拜轿。拜完轿,两个架媳妇的和两个送糖茶的便来到轿车前敬轿。架媳妇的,一般由婶子、大娘或嫂子担任。把新娘架回家,拜堂前先由架媳妇的人用红线在新娘脸上比划几下“开脸”。一拜天地、二拜高堂、夫妻对拜后,新娘新郎就要在大家的阻拦嬉闹下入洞房了。

□ 星袁蒙沂

我和妻子休了一天假,刚到家,母亲就开始跟我们商量,二老爷家二叔的儿子过几天结婚,本来想让母亲去“架媳妇”的。母亲年龄大了,又得看孙子,就想让媳妇替她去。

在我沂蒙山区的老家,架媳妇可不是随便谁想去就能去的。一般得是本家大大娘或大老爷家的大大娘去;如果本家是老大,则二老爷家的大大娘去;大大娘的大儿媳妇和大老爷家大大娘的大儿媳妇也可以。架媳妇这活都是血缘亲疏和关系远近论,不是有头有脸的人儿,人家是不请的。妻子以前没干过架媳妇这样的事,起初很为难。母亲鼓励妻子说,这个活儿有些人想干还不让干呢,架媳妇的活儿不难,她都架了二十几个了,一教就会。

在农村老家,婚嫁风俗依然浓厚。结婚前,先要定亲。男方把女方及其家人邀请到男方家,男方家提前准备好彩礼:两身衣服、两双袜子、两双鞋、两块毛巾、两条丝巾、一把千艾秧(谐音“爱”,寓意爱情、恩爱)、两个蒸饼、10 个或 20 个鸡蛋(寓意圆满)、4 盒或 1 条香烟、一些糖块(寓意甜蜜),还有定亲的彩礼钱和改口费。在我们这儿,改口费 200 元至 1000 元不等。定亲前,女方叫

男方母亲婶子、大娘或阿姨,定亲之后,女方再见男方父母时,就得正儿八经改口叫爸妈了。

彩礼钱最初是百里挑一、千里挑一,后来是万里挑一、万里挑七(谐音“妻”)。这里的零头“一”和“七”,可以是一元和七元,也可以根据情况是一十、一百、一千、七千元不等。女方家收到彩礼钱后,需要把“一”和“七”留给男方家。不管挑一还是挑七,一和七都是男方家的了。现在,我们这儿又开始流行“两万一千八”(两家一起发,两家指新郎父母家和新娘父母家)和“三万一千八”(三家一起发,三家指新郎父母家、新娘父母家和新郎新娘的新家)。至于彩礼钱,结婚时女方一般都会再带回男方家,当然也可以留给新娘的娘家筹办嫁妆用。

结婚那天,女方送亲和男方迎亲的队伍里,所忌之人需戴青龙帖。村里的石碾、石磨也都得盖上的大红纸,压上青龙帖。新郎早晨随车到新娘家,把新娘接到男方家。婚车去男方家的路上,每遇过桥和村路口,都要放鞭炮。遇上别的婚车时,新娘要交换或扔下一枚戒指或顶针。婚车到男方村子后,新郎要到新娘的车前拜轿。拜完轿,两个架媳妇的和两个送糖茶的便来到轿车前敬轿。架媳妇的,一般由婶子、大娘或嫂子担任,撒麸子、纸

花和端糖茶的,则是由新娘的两个小姑子担任。所谓“敬轿”,其实就是在轿车前撒一点糖茶。把新娘架回家,拜堂前先由架媳妇的人用红线在新娘脸上比划几下“开脸”。一拜天地、二拜高堂、夫妻对拜后,新娘新郎就要在大家的阻拦嬉闹下入洞房了。这时,不敬上几包香烟,想把新娘顺顺溜溜抱进洞房是不可能的。

入了洞房,架媳妇的人负责用碎麦秸把新床上的两个枕头填好,即“填枕头”。然后用两根干净的葱秧当筷子,喂新郎新娘喝面叶。喝面叶时新郎新娘各用一个碗,可以吃一点也可以都吃光。如果碗里有剩余,围观的乡亲们可以抢来给小孩吃。抢面叶吃是一种风俗,这些面叶沾有喜气和好运,谁家的小孩吃了都好。

新郎新娘吃过面叶,就到了坐席的时间了。宴席上上了一半菜(5 个菜)后,他们又得挨桌去敬酒。敬酒时,新郎新娘先要对着上座鞠躬,鞠躬后给客人挨个端酒。新郎家有两辈人或三辈人,敬酒的次数是不同的。如果是三辈人之家,上 8 个菜后,新郎的父亲和大爷或叔叔一起去敬第二次酒;上 10 个菜时,新郎的爷爷去敬第三次酒。如果只有两辈人,新郎新娘敬完酒,新郎的父亲和大爷或叔叔在上完 10 个菜后去敬一次酒即可。

到晚上闹洞房前,架媳妇的两个人又开始忙了。这时,不光手忙,嘴也不闲着。晚上天黑后,她们要为新郎新娘点喜烛。点喜烛时,有套话要说道说道。“进屋门,喜盈盈,一对贵人来点灯。伸手点着长明灯,拨灯棒,压灯虎,闺女小子二十五。多了俺不嫌,少了得给俺补。”点燃蜡烛后,还得补一句:“火柴棒,长又长,过年生个状元郎。”

在新郎家等到晚上“闹洞房”的亲朋,晚上喝喜酒前,架媳妇的两个人还要到洞房内给新郎新娘“浇床头”。她们边说边有话说。“浇,浇床头,浇,浇床腿,两口子一辈子不吵嘴;浇,浇门挂,两口子不嘻嘻(嘻嘻是方言,意为笑)不说话;浇,浇门槛,多在家里少在外;浇,浇门后,两口子闹不够(嬉闹,永不厌倦)。”

婚嫁习俗是老辈人一代代传下来的。像大多数从农村走出的兄弟姐妹一样,我在农村长大,又回农村结的婚,因长期在外生活,对这些传统习俗却知之甚少了,听时如听趣闻。

这些世代沿袭的传统,在流传过程中,不会一成不变下去。母亲讲的这些习俗,我以前经历过,却从没关心过,一点都不懂。这次一一记录下来,免得时间久了遗忘,以致到时不知如何教授后代子孙。